

管住你的手机

□ 杨松华

刘上江今年开始上七年级,全托管在寄宿学校。

爸爸递给他一个新买来的手机说:“管住你的手机!”

爸爸这就要和妈妈去外地打工。其实爸爸妈妈都知道,给这个年龄的学生买手机非常不适合,学校也要求家长不要过早给孩子配手机,可爸爸妈妈对家里只剩下刘上江一人不放心。为他添置手机,只想能够及时联系到刘上江。

爸爸给刘上江手机时,妈妈又一旁叮嘱说:“不要玩手机游戏,不要下载聊天工具,只许给爸爸妈妈打电话!”

刘上江将手机接过,对爸爸说:“知道啦!”

又懂事地冲妈妈点头。

刘上江还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。爸爸妈妈走后,他吃住、学习、锻炼等全部在学校,自己管着自己。他知道,如果爸爸妈妈不去到外面打工,就不能挣钱供他读书。爸爸妈妈这是为他好。

刘上江每天去教室上课前,都会自觉地将手机关闭,然后小心地在自己的床铺上放好。他知道,如果将手机带在身上,一来身着校服,校服口袋都浅小,容易丢失,还不方便课间活动;二来,这是他主要考虑到的,怕上课分心,分散注意力,不好听老师讲课。你想啊,手随便就能触到兜里的手机,能不分心吗?刘上江还担心自我控制力不好。他曾亲眼见到,在自己的班里,就有两个同学将手机带到课堂上来了,结果一个同学从手机里传来人的打斗声,弄得课堂一片哗然;还有一个同学在课本的掩盖下玩手机游戏。这两个同学的手机都被老师当堂缴获。刘上江可舍不得自己的手机叫老师拿走,这可是爸爸妈妈给他买的,没有了它,他和爸爸妈妈怎么联系呢?

他记住爸爸妈妈对他说的话,管住手机,就是要把手机用在和他们的联系上。其它,概不正当用途!

每次放学回到宿舍,刘上江就能大大方方地把手机重启开来,有时放口袋里,有时放床上,如果爸爸妈妈有事,会电话打来。爸爸妈妈都清楚他的下课时间。

悦耳的铃声响起,刘上江赶忙捧起手机,正是爸爸在那遥远地方的号码。爸爸欢喜地问:“江江,下课啦?”刘上江欢喜地答:“爸爸,我下白天课了,正等着您有事好打电话我。”爸爸是建筑工人,爸爸还没有到下工的时间。刘上江能听到电话那头的一片嘈杂。爸爸今天问他,他的生活费还剩下多少。要不要再转生活费来。爸爸还叮嘱他,钱该花还得花,不要乱花就行。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食堂里的饭要吃饱。

妈妈也会打来电话。妈妈给刘上江打电话的时间总在刘上江下了晚自习之后,回到宿舍,将手机一打开来,妈妈的电话就打来了。妈妈欢喜地叫道:“江江!江江!还好吗?”刘上江告诉妈妈,他都好。刘上江能听到电话那头还有机器的当当敲击声。妈妈在工厂车间里干活,妈妈还没有到下夜班的时候。她怕再晚了,会影响了刘上江和同一房间睡觉的同学,就提前给刘上江打

来电话。妈妈说:“江江,我这边今天天转凉了,有些寒。家里冷不冷,记得上课多穿一件衣服。”

刘上江周六周日也会接到爸爸妈妈打来电话。爸爸或妈妈问:“江江,今天不上课,你在干嘛呢?要上街,和同学结伴去。不要单独在外面跑。不要和同学去水边玩。不要和同学干不好的事……”刘上江知道,这是爸爸妈妈的“遥控”电话,生怕他周末野心。

爸爸妈妈所有的来电,刘上江都认真接听,记在心里。他学的课本上就有:“儿行千里母担忧。”虽然出远门的是父母亲,可他不在他们身边,也正是“儿行千里”,爸爸妈妈自然为他担忧着。刘上江更加珍惜这个手机,从不玩手机游戏,克制着自己不下载聊天工具,那样会分散自己的学习时间。

刘上江认真地将手机当成他与父母的亲情联系纽带,好好保管着,不敢轻视它、玩弄它。直到一天,同学张明找来,借手机打电话。张明要给也在很远地方打工的爸爸妈妈打电话,那时,已到了下晚自习课,学校不让他们住宿生走出校门。可张明有急事要说给爸爸妈妈听。如果是白天,他会去学校附近的一个菜市场,那儿有他的一个姑母在摆蔬菜摊位。张明每次有事要给爸爸妈妈打电话,都会趁着学校允许外出的时间,去到菜市场,借用姑母的手机。今天晚了,他出去不了。

刘上江爽快地把手机递给他:“给你。”

刘上江一旁听到,张明还真是有急事说给远方的爸爸妈妈听。张明把手机还给刘上江说:“谢谢你!”刘上江说:“不用谢,不就是打回电话嘛。”

然而,仅仅因为借用了一次手机,张明的爸爸妈妈后来就经常把电话打给刘上江,让刘上江帮忙转张明接听。张明不和刘上江同一房间住宿,他住隔壁房间里。可刘上江并不觉得有多大碍事,每次他都会及时喊来张明,或自己直接去到隔壁房间里,手机递过去说:“张明,快接电话!”

又一次,张明的爸爸打来电话。这次,张明和他爸爸在电话里说得有些长,等张明还给刘上江手机,离上晚自习课还差两分钟。刘上江匆匆关上手机,床铺上一放,赶去教室。

那天刘上江下晚自习课回来,打开手机,一下爆出几条未接电话信息,有爸爸的电话,也有妈妈的电话。刘上江不知道爸爸妈妈遇有什么急事要找他。他赶紧回爸爸电话,那头劈头问他:“傍晚你的电话怎么老占线,你在和谁打电话啊?”刘上江说:“没有!”那头又传来妈妈的问话:“江江,急死我们啦,电话老是打不进,我和你爸爸担心你出啥事了!”

刘上江如实告诉爸爸和妈妈,哪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,是同学的家里人在借用他的手机传电话。爸爸说:“江江,我们给你配手机,是为方便打电话,你怎么经常借别人用呢?别人家的大人怎么不给孩子买手机,他们这是在占便宜!”妈妈说:“江江,你要管住自己的手机!不要让同学老占你的便宜。”

刘上江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,心

想,也许爸爸和妈妈说的对,张明家大人怎么就舍不得替张明买只手机呢?

那天傍晚下课,刘上江回到宿舍,拿起手机朝学校外面走去,他一来,要告诉爸爸,刚才在课堂上,班主任通知这个周末学校要开家长会,希望各位家长都能参加。刘上江想征询爸爸的意见,他和妈妈能不能一人回家来参加家长会。他本来要在宿舍打这个电话,一想到隔壁房间张明同学也在,如果张明又来借手机给他家大人打电话呢?刘上江这回不想给张明打电话,他决定避开张明,到学校外面打电话。二来,他今天不想到食堂买晚餐,他想吃烧饼。学校一旁有个烧饼摊位,每天傍晚都在那儿出摊。

刘上江买好烧饼,然后拐进一条巷弄里,那儿有一扇墙,刚好挡住了从外面大街上行人的视线。他决定先给爸爸打电话,再吃烧饼。爸爸很快接到他的电话,告诉他:“我会去参加这个重要的家长会。”刘上江高兴地收起手机,开始吃起烧饼,从那扇墙口,他可以看到大街上的街景,他发现不远处,有个人正要去街对面,那个人正是同学张明。以前,张明要找爸爸妈妈有事,都会去到街对面的菜市场,用姑母的手机打电话。有时,爸爸妈妈有事,也会打给姑母,让姑母捎话给张明。可这段时间来,张明家的大人在用刘上江的手机打电话给张明,所以张明很少去到菜市场找姑母。刘上江怕被张明看到,又藏进墙那面。刘上江慢慢啃嚼着烧饼,越来越慢,以前,他每回吃着烧饼,都觉得特别香甜,放开口大吃。而此刻,烧饼在他嘴里,味同嚼蜡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刘上江看了看时间,快到上晚自习课了,也不知道张明的姑母今天菜卖得早,收摊回家没有。即便姑母没有收摊回家,张明打完电话,也来不及了,那晚上晚自习课要迟到了。

刘上江放开烧饼,不想吃了。他从巷弄走出来,追着张明喊道:“张明!用我的手机给你家大人打电话吧。”

他话音刚落,也正是张明回身看他的那个一瞬间,附近传来轰隆的一声巨响。刘上江顺着声响看去,他惊得双眼瞪圆,嘴大张开,他发现,就在刚才,他藏身的那面墙,被一辆失控的皮卡车一头撞上,墙体倾塌!

刘上江已然被吓得满脸满脑的大汗。他心里惊呼:“谢天谢地!幸好自己从那墙里走出来了,如再晚那么两秒……”刘上江不敢往下想去,双腿颤抖得似他脚下的地壳发生激烈运动,被走上来的张明扶住。张明说:“谢谢上江同学!我还是用你的手机给我爸爸打电话。”

刘上江重重点头,应允道:“嗯!嗯!给你手机。”

爸爸准时地,从那个遥远的地方回来参加家长会了。刘上江并不显得有多么开心。家长会后,他才心有余悸地告诉爸爸一件令人离奇的惊险事。爸爸听完后,悔恨地用手捶打着自己的脑门说:“爸爸做得不对,你和同学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,不计小利才是对的。”

“这叫好人有好报!”刘上江这回开心地冲爸爸笑了。



巴掌深的水

□ 王玉初

连日暴雨,张家岭水库要漫坝,可水闸螺杆却被拧断了,一滴水都放不出去。村支书老裴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找水生来,说不定他有办法。”有人提醒老裴。

老裴听后,心里那压顶的乌云像是突然被撕开了个口子,一束白光闪亮。“还磨叽什么呢?快是把人请来呀。”老裴第一次将“请”字用在了水生身上。

不大一会儿,水生来了,穿着一件土黄色的马甲,一条军绿短裤,嘴里叼着一根牙签,拖着一双破了洞的解放鞋。水生是他的“大号”,四十出头,一个人就是一个家,平时大家都叫他“烦生”。

烦生,不靠谱,不过,他命中属水,有个特殊的本事,水性极佳。别人想吃鱼,要么是去买鱼,要么是去钓鱼,要么是拿网捕鱼。烦生不一样,烦生想吃鱼,完全不看禁牌上写的字,公塘成了他的菜园。

来到闸口处,水生没理会周边的人,径直找到村长老裴。老裴正急得不停地抽烟。见水生来了,他赶紧递根烟给水生。水生仰着脸,没正眼看他,说:“摸闸门,是吧!巴掌深的水……”

“水闸深着哩,你能行破?不行的话,我想别的办法。”老裴想将水生一军。

“不相信我,那就另请高明吧!”水生拖腔拖调地说着,手却扒拉下老裴嘴里的烟,吹了一下明火,点燃了老裴递给他的烟。

“赶紧的,拿根绳子来,给水生拴上。再不下去把闸门打开,就要破坝了。”老裴催水生别磨蹭。

水生不情愿地在腰间系了一根绳子,嘴上说,“巴掌深的水,还怕我上不来呀。”走到水边,他回头看了眼老裴。

水生捡起两块石头,一个裤兜里装一个。扑通一下,跳进水里。水面很快平静了。村长看了看手机,“不管怎么样,一分半钟,闸门打不开,都要把人拉上来。千万别出人命。”

一分钟,一分十秒,一分十五秒,水下依然不见动静,闸口也不见流水。一分二十秒,一分二十五秒。村长准备挥手让人把水生拉上来。这时,水下冒出了一串大泡泡。没等村长挥手。有多人说,“水生就是条鱼,他与人打赌憋气,差不多三分钟,一点事都没有。”这话让老裴将信将疑。老裴再看手机,已经过了一分半钟。

这时,有人大喊,“水出来了,出来了,水从闸口那边流出来了。”

很快,水生被拽了上来,脸憋得通红。可让人意外的是,他嘴里居然叼着一个半大的鲤鱼。上岸后,水生喘了会气,活灵活现地说起他下水后的经历。“闸口不是锈死了,而是被一个水怪把住了。我下水后,与它大战了十八回合,最后把它给降服了。没想到,那个水怪是鲤鱼变的。”他拿起那条半大的鲤鱼,举过头顶,展示着自己的胜利品。

老裴说,“水生,今天功劳大,但不要瞎吹牛。”

十里八村的都传开了水生的壮举。人们见了,不再叫他水生,更不叫“烦生”,都叫“大英雄”,有烟的人还会递根烟给他。

再次听到水生的消息是一年后,他死了。半年前,他被检查出肺上长了个包。老裴给他办了低保,治病可以报销大部分,但医院却说水生的病已是晚期,好吃好喝就行了。

很快,水生瘦了下来,走路摇摇欲坠的。直到有一天,他从镇上回去,摔倒在一个水田的缺口里,里面有一巴掌深的水……